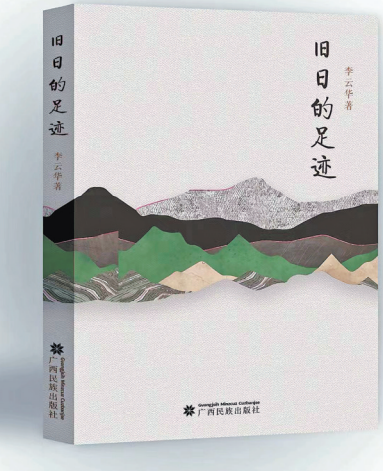




▲诗集《旧日的足迹》封面。
广西民族出版社供图

生命,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宏大的议题。李云华创作诗歌的本意,也许是想记录生命历程,但一首首记录各个事件的诗歌诞生,诗歌便成为生命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

读诗集《旧日的足迹》,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诗人怀揣着真挚的情感,将他所经历的生死离别以诗呈现。从内容看,不管是《绳子》《乡村之夜》里的对话,还是记录儿子生日的《2022年冬至》,或是《冬夜》里的家长里短,又或是《昙花》《妈,爸爸呢》思念父母的深情,都是生活的真实记录。从语言看,《绳子》的“喂依啊”,以及《乡村之夜》里的“老板还以方言,内落,懂得密沟/喂苍温吧/内,老板是贝依,呱嘛喂喽”,这些看似难懂的文字,其实是诗人还原日常生活中使用壮语交流的场景。又如《2022年冬至》中的对话:“爸爸早上好/儿子生日快乐”,用聊天式的口吻和简洁质朴的语言,把零碎细小的生活片段记录在诗中,使人感到熟悉和温馨。而《冬夜》里的“人们围着火锅/家长里短/你浓我浓——作为谈资/你我都未能幸免”,以及《月

诗歌是生命的延续

——读李云华诗集《旧日的足迹》

□ 黄琛霖

光住进了村子》的“乡亲们并不知道/所以他们都不说/他们桌上的谈资/除了酒/永远都是庄稼长势良好”,描写人们在年节或农闲的生活图景,寥寥几句,热闹的生活画面便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仿佛你我就置身其中。生命无限恢宏,也无限渺小。平淡又简单的事件,若无这般记录,恐怕很快就被时间之河冲淡磨灭。

李云华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想象,如将“石头”这一意象赋予丰富的内涵和诸多的身份。在他的作品中,石头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他抒发情感、表达思想和寄托乡愁的载体。在《另一个自己》中,石头化身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压力和误解中的挣扎。“流言蜚语笼罩整座森林/翻山越岭走不出每一个包围圈/歌声里的音符挂在悬崖峭壁/我的柴刀砍在石头里”,诗中描绘了“我”深陷困境但挣扎奋斗的景象,说明“我”在复杂现实的环境中虽然受到了误解,仍然怀抱希望努力改变现状,但障碍却难以逾越。石头般的困难虽然难以跨越,但是它所象征的坚韧和不可动摇,凸显了个体在困境中不屈的精神面貌。在《陇而屯》里,石头变成了游子的化身。“多年以后/还是石头的模样/母亲弥留之际对我说/你是我小时候打水漂的石片/水花稍纵即逝/而你却用一生来寻找归途”,石头的奔跑和飘散,正是游子在外漂泊和对家乡记忆追寻的写照,传递着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归属感的渴望。这样的艺术实践,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让读者在石头这一意象中,感受到了生活的重压、人生的坚韧以及对家乡的深情。在诗人的诸多诗作中,除了“石

头”,还有“茅草”“月光”等等,这些日常事物和景象,诗人都赋予深层的意义,从不同的意象描摹反衬诗人内心无尽的思念和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云华的诗歌还深刻体现了他对生命百态的敏锐洞察力和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如《旧日的足迹》是他这些思考的集成之作,其中包含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反思。“那些踩在雪里的/将被春天铭记/那些踩在田地里的/将被庄稼包围”,踩在雪里的足迹,或深或浅,也许被更大的雪覆盖,也许在阳光下向远方延伸,而满目的洁白更像一张无边的白纸,留存白纸上面的足印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我们常说人生苦短,一生的奔波劳碌也许并不遂愿,但努力的一生并不缺乏诗意,像那些踩在田地的足迹,被庄稼包围,只要付出就必定有收获或收获的希望。“旧日的足迹/每一步/都深吻着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土地/都滋生着美好的记忆/经常被忘记/不时被唤起”,这是诗人对人生过往的理解和阐释。我们每一个人何曾离开过土地,滋养人类的每一寸土地静静地留在原地,并不奢求每一个人时刻都记着她,相反她像旧日的足迹一样经常被忘记,不时被想起而已。

作为一个诗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诗人不断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从而对生命拥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在《镜前语》中,诗人通过自我和镜中人的形象,探讨了身份、自我认知以及外在形象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在诗中,镜中的人被描绘为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存在,他拥有诗人所没有的特质,如忧

郁、洒脱、细腻和执着等。这些特质可能是诗人理想中的自我,或者是诗人渴望得到的品质。诗人通过与镜中人的对比,表达了对自我认知的怀疑和对理想自我的追求。最后,诗人认为镜中的人也在注视着镜子外的“你”,并且也在试图说服自己,镜外的人不是他自己。这种对称的结构强化了我反思的主题,同时也暗示了人类对于自我认知的永恒探索。在《问心》中,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通过提问“你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引导读者思考生命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所谓的“心”既可以是地球的心——即生命的起源,也可以是人类的心灵——即人类的欲望。地球孕育了生命,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发展的资源,使得人类能够从河边磨刀的石器时代,发展到建造长城的古国文明,再到郑和下西洋的东方文明,这一系列的发展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演变历程。最后,诗人再次提及“人类的心”,暗指人类内心的欲望与冲突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

李云华的诗歌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生活的现实,也深入探讨了人生的哲学,引导读者在阅读中洞察生活、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深层意义。正如丘文桥在诗集序言中所说,李云华深谙诗歌诗性的哲学思想,这种沉浸于诗歌现场的精神漫游和心灵对话,带有自身生命体温的自由诗思,符合贺拉斯在《诗艺》中所强调的“作家意识”,实现了“诗人的目标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或者是给人以快感和对生活有用的准则”,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因此,生命的延续不仅仅只是拥有血脉相连的孩子,诗歌也是生命体验的传递和延续。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既是文字的运用,又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载体之一,同时也是个体生命经历的一种表达方式。

每个人生命中独特的故事和情感,通过诗歌这一种抽象而又简练的语言,帮助人们表达那些难以用日常语言描述的复杂情感和深层次的思考。因此,诗歌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延续和深化。在诗歌中,读者能够找到共鸣,找到理解,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 黄琛霖,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读桂林青年诗人作品之一

从黄明海印象到诗歌写作的诚实

□ 唐 允

诗歌的意义总是来自相遇,与事物相遇,与自我相遇,让内心被照亮,更是与别人相遇,彼此照亮。

至今我见过黄明海共两次,每次都有新鲜印象。第一次是在贺州黄姚的花山诗会上,他看起来十分年轻,在众多中年人里异常显眼。他过来跟我聊天,话题颇深,而且很有见解。我稍觉惊讶,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类诗歌活动,发现诗人其实都是挺拘谨的人,偶尔聊天,也都避开诗歌。而他谈起诗来,完全一派坦诚。第二次是在桂林,那天我在广西师大参加工作培训,他联系到我,邀请晚上一聚。当晚跟他骑着电车,与施扬煜会合,在小店撸串。这次大家喝了点酒,也都放开了,聊得相当尽兴。我发现他们不但写诗,还对广西诗歌现状非常了解。这种热情着实感染了我。那晚,我还发现黄明海是个很有主张有执行决心的人,这与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印象很不一样。

2022年,我建了个白象诗群,偶尔组织诗赛,在黄明海的帮助下屡次开展一些小活动。他的组织能力比我好得多,主持评议快言快语,考虑问题很周全,对诗歌的认识很深刻。一时间,此微信诗歌群氛围活跃,竟小有声色。20天前,我收到黄明海发来的计划印刷出版的《桂林青年诗人作品选》电子版。这部选稿收录了黄明海、唐凤艳、左臣、施扬煜、秦开珍、

邓诗波等6位诗人共150首诗歌。读过之后,看到文字背后的激越与执着,仿佛又回到了在桂林的那晚,身上消失的热情倏忽间被拾回。

这些作品中,几位诗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执着,因为执着,所以都在诚实地呈现自己的存在和感受。现代诗的首要之事,就是诚实地面对个人,以个人的声音开始说话。

有朋友问,为何现代诗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是啊,虽说诗人天生忧愁,格律诗词也都是忧伤的调子居多,可是现代诗的忧愁还不一样,有种不可治愈的属性,似乎已成为言说的前提。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现代诗真的成为了个人的言说。

古人写诗,具有从《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文以载道的思维成为诗人的集体惯性,其中当然也有各种变调,但中心总有一个文化优势心态,即这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格律诗词几乎没有平头百姓写的诗,很少有写真正个体心态的,里面少见底层的挣扎。而现代诗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西方诗歌影响日深,历经多次变迁,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网络推动下,诗歌完全下沉到每一个可能喜欢它的人身边,成为表达自我的载体。他们摆脱了传统文学里作为统治阶层的优势心态,也脱下了五四至朦胧诗以来的启蒙观,作为一个孤立个体从自身存在出发写作分

行文字。当代诗歌的这种倾向,看似失去了强大的背景,但也因此回到最小单位的喜怒哀乐,因此尤为真诚。个人的存在如此渺小、孤独,在浩瀚宇宙、如烟历史和铁一般的现实中,总是如此弱势。这样的写作者在古今文明以及当今形势下找寻自我,穿过无数种主义和理论,就像一只蚂蚁穿越高山丛林,滑稽而悲壮。这种可以目见的悬殊对比,是当代诗歌绝望感的由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诗歌是手无寸铁者的言说,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从中获得慰藉甚至拯救的舟筏。这是诗歌纵深值最高的时代,它绝非只是诗坛瞩目的一些活动和动静,而是在所有地方,成为个人在绝望处发出的缕缕微光,像茫茫大地上的燎原星火。

所以诚实的写诗者,总会回到个人存在,从这个基点开始他的诗歌。黄明海在《探人笔记》中就是以孤立个体的眼光和意识打量一切,以宇宙之大探索个人内心的涌动。这可以说是一个分行写作者的初心——不正是这种无以言说、无以祛除的孤独和似乎已被精密系统占领的绝望感让我们一次次出发,企图以几行文字点燃自我的灵性,烛照一些可能性吗?随着人类日渐扩大领地和版图,人类自身的心灵余地也越来越小,只有未知和可能性还为每个人共有。而诗歌就是关于从孤绝的已知走向

未知和可能性的艺术。

《工地术语》中,黄明海以装修过程描述人的现状,词语交错间,恰如工具和材料相互交错、上下起落,人的灵性在其中变得紧张、尖锐:“我从洞口中窥探过客们一生中的一个时刻/他们都长着一样的脸,带着相同的情绪/不计时间成本地,在星球上打转/脚下荒芜丛生,我的笨拙伸出利剑”。在原子化时代,格子间的每个自我大同小异,忙忙碌碌,拥有相同的高级的贫穷。这貌似繁荣的景象,不也是一种荒芜吗?其中诗人的锐气,是电钻还是青草?恰如最后一句用笨拙来修饰利剑,诗人总是将矛盾的双方拉到原点,重合起来,其中张力似可穿透重革。

把存在和感受写透,追求彻底,只有这样,在自我表达中,诚实才得以立足。黄明海对世人的认识已很透彻,“在五颜六色的世界,专注地指认着黑白”(《指认》);“我们躲在人间的一个角落/用尽一生,享受着其中几个矛盾/独自发芽,庄重窃喜”(《玫瑰刀》),在科技与信息已为普通人难以穷尽厘清的大时代,作为个人,越来越活成螺丝钉和程序中的某个符号,在浩荡集体中的孤立感可能已不是作为诗人的需要,而是必然领得的份额。我们在网络上为之争论的命题,核心处也就那几个矛盾。这些矛盾似乎近在眼前,如利剑临头,但转眼间又似远在天边,令人忽生侥幸之感。

黄明海在《叙事者》里写道:“那时,我们摸着一些坚硬过河/日子是新的,我们摸着一些河感受坚硬”。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是所有活过的人的继承者,深重的传统和文明意识一直在我们的肉身上争夺它的权重,我们的意识、身体感受,我们的爱和活着的意义,是来自自己还是已被先定了?谁也说清楚。所以在流逝的水中也感受到了坚硬。在《地下之河》里:“每一个被晨风拂过的日子/我的沉默都不可告人”,在这个繁复喧嚣又透明的时代,也许我们沉默的部分,才真正属于个人,像地下河一样流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但最终必将流向大海。

总之,黄明海的诗从个人存在出发,诚实抒写感受,并展开观察和思考,具有透视现象、编织诗意形体的良好手艺,同时其中也有尖锐的感性体验,可以说方正中锐气勃然。但是,可能由于周全的性格、对智性的偏重,总感觉他的文字气意尚未自如流淌,读起来稍有滞涩。但也因为这种周全,相信他的探索和思考不会停歇,可以贯通思考和感受两者,将问题意识更好地融入生存体验,写出既深刻又兴味深长的诗歌,达到通透之境。

【作者简介】 唐允,广西田林人,广西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